

翻译与二语教学研究综述¹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洪丽芬*

(ANG Lay Hoon)

摘要

翻译是一些二语教师常用的教学手法之一。在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社会背景加上师生双方的多语能力, 造成二语课室中的媒介语未必只限目的语。对外汉语教学也一样。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其他语言, 特别是英语和马来语, 经常以语码转换或翻译的形式出现在汉语口语教学中。本文圈定翻译在二语教学, 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使用为探讨重点, 尝试为这方面的争议和研究进行梳理, 划分学者们对翻译法的使用态度, 探讨翻译法在二语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的实用性。

关键词: 二语教学、对外汉语、翻译、实用性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commonly practice used by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class. In the multicultural setting of Malaysia wher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multilingual, the language of the second-language class is not necessarily tha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itself. This is the cas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ther languages, especially English and Malay, are often used in code-switching or translated as spoken Chine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use of transl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a second language to clarify issues of contention and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and to explore their practicality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practicality

¹ 本文曾在2015年“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5年9月5-6日, 加影新纪元学院)上宣读。

* 洪丽芬博士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暨传播学院外文系副教授。
电邮地址: layhoon2@hotmail.com, hlang@upm.edu.my

一、前言

教育、翻译和语言原本是三个不同的学科。然而，在人口流动和全球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推动下，不同的学科出现交叉点。语言和教育的关系比较密切。人们从小学习语言，以达到交际目的。不过，语言学习不限于人生早期的求学时段而已，也不止于一种语言。语言教学和使用趋向多元化，教学法的开拓和使用也不再局限于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单一语言环境中。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成了工作、学业和生活的需要。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学习主要特色在于学习者的背景。学习者既非幼儿也非没有学习目的。二语或外语（以下统称“二语”）学习者不但已经掌握了第一语言，而且一般都有一定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学习方式与幼儿不一样。此外，在成年阶段学习二语的学习者基本上都抱着特定的动机去学习二语。他们往往都是为了达到工作上、学业上或交际需要的目的，才不惜在原有语言模式已定型的情况下，再出发学习新的语言。从原有的第一语言的使用过渡到新的二语学习，翻译往往是一些二语教师常用的教学手法之一，也是学习者常用的学习手段。本文以二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为范围，搜集和整理前人论述，尝试梳理这方面的研究和众学者们的看法。

二、二语教学

二语教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一项主要的讨论点是教学法的探索。在早期，二语教学法的研究主要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语言学研究重心开始转向，语言的研究跨进其他领域，衍生出各种交叉学科，改变了语言教学传统研究面貌。在西方学者群中，二语教学界中已形成各种流派，提出各自的理论，包括结构主义教学法、功能主义教学法和认知主义教学法，也有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如语法翻译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视听法(audio-visual approach)、自觉比较法(conscious-comparative method)，交际法(communitive language learning)等等。此外，还有不少教学模式如任务型教学、语篇教学、文化教学等等。（张绍杰 2007：4-9）这些诸多教学法主要探讨教导二语的最佳方式。

二语教学的另一个讨论点是教学媒介语言的选择。一些二语教学主张以目的语教导目的语。譬如，由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提出的模忆法(Mimicry-Memorization)，就认为学习语言必须通过模仿、记忆和句型训练，学习第二语言时应尽量不受第一语言的干扰。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转换生成理论(Generative Grammar Theory)，主张以语言进行思维创造，直接以二语来掌握二语。相反的，语法翻译法强调运用两种语言，在教学时着重目的语和原语两种语言的使用。

母语、本族语和其他语言在二语教学的使用一直是争议性的课题。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背景加上师生双方的多语能力，造成二语课室中的媒介语未必只限目的语，对外汉语教学也一样。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其他语言，特别是英语和马来语，经常以语码转换或翻译的形式出现在汉语口语教学中。二语教学中不时穿插学生的母语或其他当地语言，实在是和一些二语教学主张背道而驰。母语和其他语言究竟应否排除在二语课室外？二语教学是否应该只能采用二语？使用双语教学或采用翻译，是否

就会导致语言干扰，给二语的学习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圈定翻译在二语教学的使用，划分学者们对翻译法的使用态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语言环境下，探讨翻译在二语教学究竟是起着辅助作用还是干扰作用，确认翻译法在二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的实用性。

二语教学中的翻译，和专业翻译不完全一样，两者不能同等视之，并列而论。专业翻译在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更多考虑语法、语义、风格、文化、表达等方面的对等。相反的，二语教学中的翻译，却是学习者的一种学习技巧，注重的是语义的理解，以达到学习目的。

纵观数年来关于其他语言和二语教学相关性的研究，不难梳理出海内外学者们对翻译在二语教学所秉持的两大立场。一是认为翻译对二语教学起着事半功倍作用，能够辅助教学；而另一的立场则是认为翻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能干扰二语教学。前者赞同以翻译的方法进行二语词汇和课文阅读的教学，而后者却坚持将其他语言完全排除在二语教学外，禁止翻译。

三、反对以翻译法教导二语

在全球化的世界，人们生活趋向多元化，包括个人所掌握的语言种类。翻译在促进人际交流的功能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在语言学习方面，翻译的作用是具备争议的。

翻译在二语或外语学习上，被视为不良的学习方法，而遭一些教师和学者反对。他们担心翻译会带来母语干扰，造成学习错误，拖延学习进展。母语干扰主要是因为母语和二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而造成学习者混淆和犯错。翻译不宜语言学习的想法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主张语言学习是一种行为习惯，相信学习二语应该直接理解和创造，不要经过翻译。

翻译被指为和语言学习不相关，不但费时、而且枯燥。(Brown, 2002) 在“听说法”和“交际法”的潮流影响下，一些语言学家和教师注重“听说读写”四大技能，不能接受翻译的使用。一些反对翻译教导二语的学者，把翻译和阅读并摆在一块，认为语法翻译法侧重读写技能，主要是培养阅读能力的教学法，重视语言的形式和对语言知识的掌握，教学的目的在于掌握书面语的互译技巧。他们认为翻译是不适合二语学习的活动，主要是因为翻译不涵盖交流互动，完全没有听和说的口头交流，只局限于读和写两大技能，因此不符合二语学习者的基本需要。

不赞同以另一种语言来进行语言教学的学者认为，通过翻译教导二语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反映了教师以为学生的理解和思维只用本族语即可的错误想法，结果造成学生习惯把二语课文翻成本族语后才加以理解。“先翻译，后理解”的不良学习习惯一旦养成，则会阻碍学生用二语思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借助翻译的理解，不是对二语言语的真正理解，因为被理解的是译文，而不是二语。(魏标 1994: 104-108) 长期以来二语教学对翻译法的抗拒心理，引致一些二语老师在课堂上也避免使用母语，很少翻译。他们觉得不用二语教二语，反而以其他语言翻译教二语，是不符合正规的做法。

Malmkjaer (1998: 6) 将诸多专家学者的反对意见, 归纳为以下七点:

- (1) 翻译不能和四大语言技能相提并论。掌握语言需要包括听说读写四大技能, 但是翻译并不是语言技能之一;
- (2) 翻译是费时的, 需要转换和推敲。在学习语言时忙翻译, 只会剥削了练习语言四大技能的时间;
- (3) 翻译不是语言自然的表现;
- (4) 翻译不但转移而且还限制了学生以二语思考的时间和机会;
- (5) 翻译不适合考验学习者的语言技能;
- (6) 翻译造成学习干扰;
- (7) 翻译只适合训练翻译员, 而不是语言学习者。

四、赞同以翻译法教导二语

近几十年, 翻译在二语教学的作用又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二语学生在阅读和语法的学习是和翻译分不开的, 并且提出第一语言其实是一种重要的知识和资源。(廖伯森, 2004; 龙千红, 2003)

二语教学重视语言技能的掌握。应用语言学把语言技能分成接收性和表达性两类。前者指听和读, 后者指说和写。听、说、读、写就是利用耳、口、眼、手四种人体器官训练学生的四种能力。一些学者认为, 无论是哪种语言能力的训练, 都要经过一个头脑的翻译过程。学生在学习和掌握这两类技能的过程中, 翻译是伴随始终的。就如Duff(1994)所强调, 翻译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二语课的学生除了将通知、信件等周遭事物翻译, 在脑海里, 他们也将讯息和想法从母语翻译成目的语。从理论上讲, 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过程也是翻译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很短,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翻译不但是第五技能, 而且是重要的交际技能, 因为翻译促进交流和理解。(Ross, 2000)作为沟通管道, 翻译涉及人际的交流和合作, 是二语教学的有效工具。

根据苏广才(2009: 124)的见解, 学生的听力和阅读能力差, 不是耳朵的听力差, 也不是眼睛的视力差, 问题出在翻译转换能力上, 也就是理解力差。因此, 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听、读能力, 必须训练他们对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能力。

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上, 翻译是重要的教学法, 深受中国二语教学工作者的青睐。语法翻译法的倡导者认为在母语的帮助下, 语言学习者在学习、使用二语时会更有安全感, 从而更容易学习二语。根据张宇、于菁华、崔景珍(2003: 75)的研究, 蕴含语法翻译法教学思想的配套教材, 通常知识信息含量大, 可提高学习速度。学生在利用语法规则进行分析和翻译的同时, 也培养了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教育部于2007年下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对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提出三个层次的要求: 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对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都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苏广才 2009: 124)这反映了中国教育部对翻译技能的重视和认可。

徐圣雄(2008: 90)认为翻译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应用,因为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语言活动,可以有效地帮助学习者扩大词汇量、巩固英语语法、培养英语思维、增强英语理解能力和加强英语技能。徐圣雄的想法和Schaffner是一致的。Schaffner(1998)坚信翻译在二语学习的作用是正面的。翻译能够帮助二语学习者更敏捷地使用二语、扩大二语的词汇量、改进说话风格、更明白如何使用二语、巩固二语结构的掌握、更好地掌握二语的理解。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苏广才(2009: 124)。他也举出翻译在英语学习的五大作用:扩大英语词汇量、有助于培养英语思维、增强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巩固英语语法、提高英语学习者的智力水平。在翻译时,结合单词、词组和句子是必经过程,以表达句义。无论是字面意还是引申义,这结合过程能为扩大词汇量打下基础。在思维方面,无论是英译中还是中译英,翻译过程都是与英语思维密切相关的活动。翻译前,学习者都要先作简略的语法分析,因此他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词法和句法、了解字词句的内在联系、熟悉语言习惯,培养良好的语感,进而提升理解力和阅读速度。

翻译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促进了学生对语言的醒觉。Inga Dagiliene(2012)认为,在翻译时,学生会集中留意句式和词汇的差异。因此,在二语课中,学习者直接面对母语和目的语的不同语言系统,而翻译能引导学习者对母语和目的语的语法、词汇、语序或其他语言单位,进行比较和分析,进而在这些系统的异同认知上,接受二语的语言特质。

翻译要求综合运用语言能力,不仅涉及目的语的各个层面,而且涉及两种语言对比基础上的语言转换。在英语为二语的学习上,苏广才(2009: 124)认为,听英语和读英语是把英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表达时同样需要经历翻译转换过程。当学生说英语时,脑子里首先是用汉语构思,随即把意思翻译成英语;同样,写英语时也是先用汉语组织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把它用英语的形式写出来。在二语教学中,适当地借助母语或其他语言去解释词汇或语法,更省时省力。因此,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不一定必须全用英语教学,必要的翻译反而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除了英语为二语教学外,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些研究也赞同翻译法的使用。朱丽萍、赵纯瑶就曾说:“教学中除了注重传授学生听、说、读、写语言知识外,更应该加强说、写、译这些交际能力的培养”。(朱丽萍、赵纯瑶 2003: 77)与母语教学不同的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学生需要从原有的母语文化横跨到二语文化圈子去。因此,学习的范围不只是基本语言的接受和表达,而还需要包括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交接和转移。

五、翻译法在二语教学的使用调查

早在1973年,Dulay & Burt的研究就证明在外语学习中使用翻译,虽然会受到母语干扰,但是后果并非很严重。他们的调查对象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儿童,所学习外语为英语。这些儿童在说英语所犯下的错误中,只有3%源自母语干扰,其余的都属于发展性错误,是学习不完整的后果。

在土耳其, Eda Calis, Kenan Dikilitas (2012)对28个参加英语密集初级课程的学生进行7个星期调查。这期间, 这些学习者以翻译法学习代词、单数和复数词等语法, 每个星期拨两小时进行土耳其语到英语句子翻译训练。他们采用廖柏森(2002)的问卷和面试题目收集学习者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一般上都给予正面支持翻译法的使用。他们认为翻译法的使用帮助他们理解阅读内容、记住新词汇、组织句子书写和会话。他们使用双语词典, 先翻译文本, 然后才去理解。这调查所得结论是, 翻译法能提高学生的吸收技能和表达技能, 尤其适合初学者。翻译让他们去将词汇和语法句式等做比较和对比。不论是对比成功与否, 初学者对两种语言的异同有进一步的认识, 感觉更有信心。

在立陶宛Lithuania, Inga Dagiliene (2012)对78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他们都是高级英语的学生。学期一开始, 他们在课堂学习中进行翻译活动, 以加强阅读、书写、会话和聆听的技能。翻译活动在语法和词汇练习后进行, 材料包括报章或杂志短文。学生需要讨论材料内容, 以英语解释词汇、回答问题、提出问题、写出总结、缩短译文、修改译文的一些指定语法单位。他们也采用双语词典作为参考。调查显示, 58%认为翻译辅助学习, 9%不认为如此。有趣的是, 前者都是英文能力较好的学生, 后者则相反。此外, 39%认为翻译活动很有趣, 但是大多数(61%)学生觉得翻译很枯燥。大多数(85%)学生认为翻译扩大了词汇的掌握, 45%认为翻译有助会话、40%认为翻译有助于语法、35%认为翻译提高书写能力, 大多数(80%)都不认为翻译对聆听技能有助益。这调查也确认了翻译法有利二语学习, 惟与Eda Calis, Kenan Dikilitas (2012)的结果不同的是, 这调查显示, 翻译法比较适合高程度英语学生, 而低程度者却不明白翻译法的功效, 获益不大。

六、翻译法在对外汉语教学的使用调查

汉语是马来西亚热门的二语之一。非汉族的学习者中, 占多数的是马来人。在2013年一项翻译法的使用调查, 确认了翻译在对外汉语教材、测试、教学和学习上的使用。(Ang, Hazlina, 2014)一所国立大学共103汉语学生参与调查, 包括马来族90人、卡达山族5人、印度族4人、混血4人。他们的日常语言为马来语和英语。他们分别处于三个汉语阶段, 其中初级阶段42人、第二阶段44人、第三阶段21人。每阶段学时一共42小时。

调查发现, 教材中的课文、生字新词、语法解说、练习都加上了英语译文, 试卷中的指示则加上了马来译文, 另外也有翻译考题。整个学期的课堂观察也发现, 汉语教师在教学时, 尤其是词汇、词组和短句, 确实有以双语讲解的习惯。譬如: 教师先念“我喜欢红色”, 接着用英语甚至再用马来语说一遍。同样的, 在词汇教学时, 教师先教读音, 接着再以英语和马来语解释, 如: “铅笔, pencil”、“最近、recently”。教师在接受访谈时表示, 以英语和马来语重复词汇和词组, 往往能让学生很快地明白词义, 减轻学习焦虑。教师若独以汉语讲解, 一般学生, 特别是程度低的学生都跟不上课堂进度, 因为他们记不起词义, 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回想和理解。结果, 教师需要

缓慢地、多番地重复相同的词汇或句子，造成课堂进程不流畅，教学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翻译法教学提供了快捷有效的理解管道，广为学生接受，尤其是第一阶段的学生。初级阶段的学生的汉语词汇量不足，依赖母语或其他语言。他们在访谈时表示，要理解会话，最主要的是要知道词汇的意思，而翻译就对理解词汇的意思特别有帮助。高级阶段的学生则面对句子和语法问题。他们认为，通过逐字逐词的翻译，能让他们看到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语序差异。这样的双语比较，给他们更深刻的印象，而且在用汉语表达时，更加留意汉语的句法。

根据汉语学生的看法，翻译法教学有助于提升语言技能，以赞同率的多寡即依次为“读说听写”。高达64.1%的学生非常赞同翻译法帮助阅读技能，而52.4%以及48.5%的学生认为翻译法对口语和聆听技能有很大助益。在词汇学习方面，汉语学生觉得翻译法的功能包括增加词汇量、巩固词义的掌握、缩短学习的时间、扩大词组的认识。在整体学习方面，学生都觉得翻译法有助加强词义的记忆和语法的理解。

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显示，马来西亚有关国立大学的对外汉语学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接受翻译法教学。虽然如此，从课堂观察，却不难发现一些过度依赖翻译法的现象。譬如：教师说了几个汉语词汇，学生会立即以马来语或英语猜测并确认词义。又例如，教师以汉语提问：“假期过得怎样？”老师再重复一两次后，如果学生依然不明白，老师就会翻译成英语：how is your holiday?学生自然马上明白，纷纷回答“很好”。表面上看来，翻译法提升教学效率，省时省力。不过，长期轻易地依赖翻译去学习二语，的确会维持母语或其他语言在二语学习的重要地位，减缓从母语到二语的过渡。

七、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翻译教学建议

翻译能否产生出丰硕成果，关键要看二语学习者如何利用翻译为学习手段，而不在于翻译本身。

许多反对采用翻译法进行二语教学的学者认为，翻译法的突出问题在于师生双方过于依赖母语，剥削了二语的使用空间，而且母语的存在已经证实会干扰学生的语言学习过程，造成语法错误。对此，张萍（2003：56）反驳说，在母语环境下学习二语，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母语的。相反的，翻译不仅能解决母语干扰的语法问题，更有促进理解的作用。随翻译而来的语言比较工作，是建立在理解和分析基础上的学习。这种有意义的学习才可能形成长久的记忆，有效地提高学习者的双语理解力和表达力。苏广才（2009：124）也认同，学生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受到母语干扰是无法避免的事实。更何况，不论是学习母语或是二语，学生总是难以避免犯错。这些错误可能归咎于母语，也可能是目的语或者其他环境因素造成。无论如何，二语学生有母语和其他语言的背景是固然的事实，无法洗净漂白。因此，二语教学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地利用母语。

翻译应该是当成理解二语的辅助手段，着重的是意义，而不是形式。因此，魏标（1994）认为，翻译应当包括讲解式翻译，或者通过讲解式翻译来达到等值翻译。所谓讲解翻译，即包括让学生了解原文，对比两种语言，留意两种语言的区别，而不是

死背译文。朱丽萍、赵纯瑶（2003：77）也主张在采用翻译法教学中，老师需要向学生灌输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充分了解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背景，结合语境，让学生体会到不同语境中语言使用的差异，并逐步掌握，进而形成语言能力，以达到交际目的。

在二语教学中，翻译的运用应该是灵活多样的。魏标（1994）把翻译法分成三大类型，即还原式翻译、部分翻译和综合性翻译。这些翻译法有难易和先后之分。还原式翻译应当在讲完课文后进行初步巩固时先用。还原式翻译即把学生学过的词、词组、句子或段落译成一语，然后不加改动地翻译成二语，以帮助学生掌握和巩固所学的语言现象。部分翻译是在复习时采用，即只挑选不熟悉的一组词或一个句子翻译成二语，帮助学生集中地掌握一定的语法形式。综合性翻译则在复习全课时进行，让学生把分别翻译过的词组联系起来，编成句子，再把句子连成短文。

虽然翻译促进二语习得与跨文化交际，但是翻译还是不适合当成二语教学的基本手段。过度依赖翻译只会让学习者处于语言舒适圈中，养成要为每个新词语寻找对等词的坏习惯，甚至把时间花费在斟酌更恰当的翻译上。就如魏标（1994）建议，要经常将学生置于感知二语、不用翻译便能理解的环境中。其中一个做法是，从学习者已经掌握的词汇和形式开始教起，不要一上课就马上提出他们根本不懂得词汇或语法结构。又或者，在阅读时，教师可以中断学生阅读，重复词汇或语法结构，或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注意到二语的语法和内容意义。要避免维持母语环境，不要过度依赖翻译，教师可以在不需要讲解时，减少翻译。譬如，在检查学生理解二语的情况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口头回答、甚至表情反应来判断学生的理解程度，不必每一次都采用翻译的方法来测试学生。

八、结语

中国老一代外语教育工作者有一个共识，即“教必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换句话说，教学法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些条件，主要包括是否适用于学习者的语言文化环境、适用于发展学习者的语言使用能力、适用于特定的语言教学阶段、特定的教学目的、以及能否满足教师和学生的期望。（张绍杰，2007）

以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多语社会和环境，单语教育无法让许多人信服。人们广泛相信，多懂一种语言就是多一项技能，在社会能占更好的优势。目前华人社会，从小孩到老年各年龄层都会说超过一种语言，从华语、马来语、英语到各种方言，可能多达七八种。各源流学校也注重马来语和英语教学，华校更是三语并重。在双语或多语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的当儿，翻译教学法有其优势和积极作用，应该好好加以利用。譬如，“早安”宜译为“selamat pagi”，因为“安”与“selamat”同义；而“早上好”宜译为“good morning”，因为“好”就是“Good”。因此，汉语问候语就可以分成“亲马来语配套”和“亲英语配套”，借而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

翻译教学法在双语教学中需要合理地使用。双语教学既要利用母语的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母语的干扰。就如苏广才（2009：125）所主张，在翻译法教学中，若能够善于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则有助于排除母语干扰。适当的对比有助于了解、预见二

语学习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干扰因素。此外,二语学习者一开始就要注重对母语和二语文化的了解,尝试适应文化差异,就能减少母语文化的干扰和影响。

纵观近期的研究,大部分成果都肯定了翻译法教学的积极作用。虽然如此,教师和学习者还要防止两个极端,即轻视和夸大翻译教学法的作用。轻视翻译法,无疑等于排斥或废弃原有的优势条件。反之,过分强调翻译法,则可能让母语喧宾夺主,失去二语课堂意义。在马来西亚,翻译法二语教学是善用资源的作法,肯定可行,只不过是需将翻译法摆在正确位置,才能收到最佳效益。

参考文献

- 廖伯森, 2004, 〈论翻译在外语学习上之角色〉, 《翻译学研究集刊》第9辑, 页269-289。
- 龙千红, 2003, 〈翻译促进二语习得与跨文化交际〉, 《外语教学》第4期, 页69-72。
- 苏广才, 2009, 〈论翻译在高校双语教学中的适用性〉, 《外语学刊》第4期, 总第149期, 页123-125。
- 魏标, 1994, 〈试谈翻译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3卷增刊。
- 徐圣雄, 2008, 〈翻译手段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及运用〉,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3期, 页90-91。
- 张萍, 2003, 〈论翻译在大学英语学习中的积极作用〉, 《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5卷第3期, 页55-57。
- 张绍杰, 2007, 〈对舶来教学法说“不”——我国当今外语教学现状考察与反思〉, *F.L.O.*, 4(3): 4-9。
- 朱丽萍、赵纯瑶, 2003, 〈试论翻译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6期, 页77-79。
- Ang Lay Hoon, Hazlina Abdul Halim. 2014. *Pandangan pelajar tentang strategi penterjemahan dalam kelas Mandarin di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Seminar Antarabangsa Psikolinguistik (SEAPSIL) III, Kuching, Sarawak, 26-27 November 2014.
- Brown, H.D. 2002.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 Duff, A. 1994. *Translation: resource books for teac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lay, H., & Burt, M. 1973. “Should we teach children syntax?”, *Language learning*, 23: 245-258.
- Eda Calis, Kenan Dikilitas. 2012. “The use of translation in EFL classes as L2 learning practice”.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46: 2079-5084.
- Inga Dagiliene. 2012. “Translation as a learning method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Studies About Languages*, 21: 124-129.
- Malmkjaer, K. 1998.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Ross, N.J. 2000. “Interference and intervention: using translation in the EFL classroom”. *Modern English Teacher*, 9(3): 61-66.
- Schaffner, C. 1998. *Qualification for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versus teaching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